

本来就是空巢老人,居家隔离算不得什么难事。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儿在外地居家隔离,每天下午电话问候。助理小焦则在远郊居所,他媳妇在学校工作,儿子上中学,一时学校不能开学,也是全家自我隔离状态。儿子儿媳给小焦划一大笔款,请他每半个月为我一次采购齐吃的用的,给我送到居室。他第一次来,先在门口登记,测了体温,物业在门口值班的认识他,知道他是我助理,不仅管理我的业务,也兼照顾我的生活,而且春节后从老家返京早已自我隔离超过十四天,就为他办理了小区出入证,但他敲响我单元门铃后,我开门,他戴着好大一个口罩,头上罩个浴帽,双手都戴着一次性手套,真是面目全非,而且不等我招呼,就让我避开两米,我事先在门内地板上铺满了报纸,他就分几次把为我采购齐全的吃的用的四个大纸箱安置在报纸上,告诉我:“先别忙,过七八个钟头再收拾。”我当然也戴着口罩,跟他道谢,他也不停留,说声“缺什么打电话我再送”,竟自离开。

小焦离开不久,儿子就来电话,问:“交接得怎么样?”其实小焦所在的远郊社区,和我们这个小区两公里范围内,都没有出现疫情,不免觉得儿子何必咋咋呼呼?但想起《红楼梦》里有“小心没有过逾的”说法,也就释然。小焦又来电话,说考虑到我不能缺乏青菜,但原始状态的青菜又难以保存,因此送来的一个不锈钢大盒子里,是他媳妇为我用芹菜、柿子椒、胡萝卜切好的蔬菜三丁,我放到冰箱冷藏室后,可以在吃速热盖饭、速热馒头、方便面时,舀出几勺或蒸或煮用来佐餐。果然这盒的蔬菜三丁差不多正好吃个十多天。

没想到这居家隔离竟然一个十四天过去,再一个十四天,还要十四天……我倒宅得住,而且利用这段时间把新的长篇小说《邮轮碎片》收尾,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,他们看过后予以肯定、鼓励,表示会先在《当代》杂志刊登,然后出单行本。我还继

雪白的衬衫

□刘心武



续写另一个长篇,答应写成给上海一家出版社。又研究了京剧表演艺术体系,为李崇林提出的“三身理论”写了长文,已在报上刊出。生活得很充实。但接着就有两个迫切的问题凸显出困难,一个是理发的问题,虽然是糟老头子了,头发已然稀薄,但超过两个月不修理,盥漱时对着镜,真觉得怪模怪样。儿子跟我通话,劝我隐忍,他说得也对:“你坚持不外出,是你的福气,也是我们的福气。”但另一个问题就难以隐忍了,

就是扔垃圾的问题。我们这小区各楼,都还没实行下楼分类扔垃圾,还在各层的楼梯拐弯处,设置大垃圾桶,可以比较就近地扔垃圾。但儿子电话里坚决阻止我自己出单元去扔垃圾。他提醒我:你马上就八十岁了,所以,他用了命令的口气:楼道你不能去!小焦也在电话里禁止我自己扔垃圾,让我先放厨房一角,他再送生活物资时,帮我去扔。

我背叛了儿子儿媳和小焦,自己戴好口罩,去扔了垃圾。心里想,那每天在楼里往楼外运送垃圾的清洁工,他们冒着风险为业主们服务,是多么可敬可感!可是,以往我也没怎么理会他们,是两口子,有次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们,看去都矮黑,似乎是西南那边穷困农村过来的,那男的不但黑,还不好看,嘴长歪了。楼道里有三架电梯,两架是载客的,一架是载货的,业主们搬家时才使用,清洁工则用那架货梯每日逐层收拾垃圾,并给垃圾桶换上新的大垃圾袋。记得那还是在疫情发生前,来我们楼层串门的一位母亲,大声吆喝自己儿子:“离他们远点!”我违逆儿子和助理的命令,自己扔完垃圾,回到屋里一直在想,亏得这两口子仍留守在我们楼盘,默默地做着最有风险的工作。

今天,我偶然从自己单元东窗望出去,那是楼盘健身区一角,空空旷旷,但墙边那棵梧桐树上,开放出硕大的淡紫花束,好烂漫的春光!顺着树冠往下望,就看见有个人坐在围住树的木条凳上,仔细辨认,啊,正是那男的清洁工,他把口罩暂时褪到下巴,跷着二郎腿,惬意地抽着一支烟,他紫膛色的脸上,抽烟的嘴更显得歪斜,但他为什么那么扎眼?啊,他穿了一件雪白的新衬衫,那件雪白的新衬衫衫在他身上,体现出了他此刻的自我尊严和自我满足。我默默地为他祝福,并深深地感谢他和他媳妇,为我们楼盘业主们做出的奉献。疫情过去,解封以后,我该怎样走到他们面前,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他们致谢呢?

城市笔记

晨间物语

□云峻茂

晨起,一大爱好是瞧别人出来遛狗。有贵宾犬,软的毛,纯白色,染了一双橘色的耳朵,穿着件墨绿的小衣裳,晨光里,跟着主人跑来跑去,大耳朵啪嗒啪嗒,云一样的,看得人心都化了。也有人养了松狮,浑身米色,狗狗还小,胖嘟嘟,肉乎乎,一身蓬松的毛,走路晃晃悠悠,特别好抱的样子。

常见一条深色苏格蘭梗,毛发修剪整齐,只留了下颌一排平整的长毛,看起来特别像一头驴。还看到过一位妇人遛京巴,京巴四条短腿象征性地扑腾了两下,就张着嘴哈着气仿佛累坏了的样子直冲主人撒娇。主人不得已,只好蹲下来好一通揉它脑袋。是个被人好好爱着的小家伙呀。

附近还有一条大家都认识的流浪狗,只在人少的时候出来活动。有天早上正好瞧见它过马路,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学的,先站定了,左右看看没有车,才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走了过去。动物的聪慧有时近乎优雅。

现在正春天,太阳出得早,不热烈,只是温柔洒下来。有如此蓝天、白云和嘤嘤不停盛放的绿树鲜花相伴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谈天说地

步鱼和春笋

□周华诚

杭州人很热爱吃笋。春笋步鱼,正是杭州的名菜,只在春天才有,人不容易吃到。步鱼,也就是塘鳢鱼,一种个子小小的鱼,通俗的叫法为土步鱼。以其个小,更是鲜美。其实江浙地区都有步鱼,只不过这两年少了。我有时到菜市场去,专门会找一位摊主问,今天有步鱼吗。记得头一次问他,他惊讶地抬头,多看了我一眼,一定在心里嘀咕,居然这小子还知道步鱼?时间长了,我知道他是地道的江上捕鱼者,大半生都是捕鱼为生的。步鱼这样的小鱼儿,其貌不扬,一般人并不知道,在菜市场里也无人问津。即便有人正好碰到,一问价格,也吐吐舌头走开了。殊不知,正是这样的小鱼,又在正好的时节,才是最让吃货垂涎的美物。

摊主有时摇摇头,说,今天只有这么一条。有时揭开水上盖板,说,呶,两天就捕到这些,你要的话就拿去。我看了看,最多也就三四条。常常如获至宝地买了回来。

步鱼最奢侈的吃法,是“雪菜豆瓣汤”。豆瓣何来?说是步鱼双颊上的腮帮子肉,鱼呼吸时活动最频繁,因此肉也最鲜活,形状宛如豆瓣。一条步鱼,只有两瓣腮帮子肉,要做一碗所谓的“豆瓣雪菜汤”,那得多少条步鱼!不仅穷侈极奢,而且穷凶极恶。高明的厨师,怎么舍得如此暴殄天物。只有懂得惜物的人,才可以成为一名好厨师呀。

我是喜欢逛菜场的,只要有时间,也愿意与卖菜的人多聊几句。小镇上卖菜的人,大多是附近村庄里的农民,自家种的,或自家从山野里采的野菜,也会拿来。惊蛰之后,野菜就多了起来。荠菜、马兰头、水芹菜,虽说野地里都有,在市场上卖的,却多数是专门种植的,不知道怎么的,总觉得不如野生的滋味足一些。运气好的时候,也可以碰到农人拿野小笋来卖,那是他们从深山里拔来的。不过,这总要时节再往后靠一些。倘若想要早点吃上笋,则可以去临安的天目山,山里的笋,也没有园笋、山笋之分,只要这时节出来的,都清鲜甘美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大家V微语

大文章

□冯骥才

●从文体上来看,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必要把散文和随笔区分得那么清楚。中国古代讲究的是“文”的传统,也就是随笔里有散文、散文里也有随笔的“大文章”。

●有时候我选择用偏散文的笔法来写作,因为想表达抒情意味更浓的内容,特别是当我想描写一些画面的时候,就更加注意视觉方面的表现力,可能散文笔法的使用就会更多。如果写作的内容需要保证叙事的完整性,那么随笔方法的使用就会更多一些。

●至于文章的篇幅方面,我个人认为,文章

越短越好。

●我喜欢中国传统文章所包蕴和涵纳的兴味,比如苏东坡、欧阳修等散文大家所作的文章,总是百看不厌,常读常新。比如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中,真正描写小石潭实景的字句可能只有100多字,但是这100多字把小石潭写得十分通透。

●中国古典散文对我的启示,就是写文章应该点到为止、有所保留,“意到而笔不到”才有作者的韵致,才能为读者打开想象的空间。

梅雨潭之妙

□邵丽

知道梅雨潭,主要是因为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《绿》,他写两次到梅雨潭的所观所感,写出了浓得化不开的绿,写出了女儿情态的绿,当然,也写出了朱先生的爱与惆怅。朱先生曾在温州中学教书一年有余,写了4篇散文,后汇编成册,书名叫《温州的踪迹》,《绿》是其中一篇。

梅雨潭隶属瓯海区茶山街道,距离温州市区约20公里。

南方的深秋并不感觉到冷。爬一段山,身上刚好热到要出汗的程度,在路边通风处站一站,秋风微凉,很快将热气刮走。正是爬山的好时节。进了景区的门,距梅雨潭只不过两百来米。小径一波三折,有平地,也有坡,坡也不陡,更不长,相当乖巧和贴心。路边有一条溪流相伴,使寂静的山中增添了不少热闹,也多了许多自然的情趣。这是南方和北方的最大区别,北方的山少水,就像一味逞强的莽汉。而南方,有山必有水,更像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的少妇,显得是如此有情有义。

梅雨潭自然是好到一言难尽。朱先生所写的绿,依然存在,依然温婉动人,依然沁人心脾。但梅雨潭打动我的,是她的幽静。幽静不是纯粹的静,那是一种让人的心灵更熨帖的安然。她被群山抱在怀里,四周有茂密的绿植簇拥着。瀑布垂挂下的唰唰声和风吹拂万物发出的呢喃声交织在一起,更像大自然的喃喃细语,这就是所谓的天籁,是人类心心念念的心灵之歌吧。声音蔓延开来,又迅速被四周的群山吸收。它们来于大自然,又迅速回归于大自然。那么从容,又是那么决绝。

这个时候,如果没有人的声音,你会觉得自己已然进入大自然的深处,进入自然的内核。水流的声音和风拂植物的声音不断在下沉,一直沉到脚底下,悄悄地走了,然后又有声音悄悄地升起来。而人便和群

山融为一体,变成山的一部分。这个时候,你仿佛猛然醒悟了,又去认真地打量南方的山。它是多么的善解人意!山一般都不巍峨,不像昆仑和祁连,没有给人压迫感,也没有绵延不绝的孤独。恰恰相反,南方的山大多是清瘦的,是儒雅的,也是收敛的。就拿梅雨潭所在的大罗山来讲,它属于括苍山余脉,延伸几十公里,在整个温州也算是一座大山了。但是,你看到这山时,即刻就会感受到它的善意。即使入山后,也不会迷失自己,依然是有信心的,甚至是信心倍增的。你会无端地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,能与这座山有一次完美的交流。这种交流不是征服,不是盛气凌人的,不是针锋相对的,更不是剑拔弩张的。而是一见钟情的,是你情我愿的,是和风细雨的,甚至是含情脉脉的。

梅雨潭就像这座山中的一颗明珠,一颗翠绿的明珠。而我在山中,在梅雨潭边,感受到的是飘然物外的宁静,忘却了山外还有一个世界,一个纷纷扰扰却让人爱恨交集的世界。